

小事



三部曲



我的大学

一叟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凡人小事



之

三部曲

我的大学

一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人小事三部曲之我的大学/一叟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130 - 5790 - 5

I. ①凡… II. ①一…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1781 号

内容提要

本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一所大学里一名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的经历。

责任编辑: 国晓健

责任校对: 潘凤越

封面设计: 臧磊

责任印制: 孙婷婷

插图: 刘淑兰

凡人小事三部曲之我的大学

一叟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85

责编邮箱: guoxiaojian@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4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共三册)

ISBN 978 - 7 - 5130 - 5790 - 5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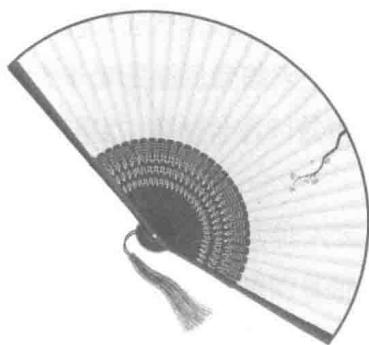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大学老师和同学们

在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年代，
我们曾同迷茫，共探索；
有过失落，也有收获。
虽然那段岁月留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光环，
但那段经历也是一笔不可复制的财富……

目 录

楔 子	/001	
1 我上学了 幸运	/003	
2 学生生活 温暖	/019	
3 如是学习 无奈	/030	
4 今又重逢 企盼	/050	
5 水到渠成 自然	/063	
6 终成正果 心安	/082	
7 校园花絮 多彩	/097	10 切实感受 贫苦 /172
8 我入党了 如愿	/126	11 在实习中 努力 /189
9 实习路上 团结	/132	12 体验生活 自勉 /194
		13 踏上归途 圆满 /212
		14 游览成都 自在 /228
		15 毕业分配 计划 /252
		16 后面的事 难料 /263
		17 四十年后 感怀 /270



楔 子

我真的太幸运了，复员才一个多月连工作还没有安排就上大学了。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从上小学时就有志向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了，有了专业技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我少年时上大学的梦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只要我按部就班地上完三年高中考上大学是没问题的。因为当时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到了1966年5月，我们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毕业考试也结束了。文理科分班也完成了。各高校的招生简章已贴进了校园。剩下的就是高考了。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这一届及全国的中学生的大学梦顷刻间就破灭了。1966年高校没有招生。1967年高校依旧没有招生。高校什么时候恢复招生没人知道。我们被无可奈何地滞留在了高中。

1968年2月我应征入伍了。我们的营房在深山老林里，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坡。我睡的是铺着稻草的大通铺，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高粱米。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冰天雪地。论条件是挺苦的，但我很快

就把上大学的念头抛到了脑后去了。我决心做个职业军人，一辈子当兵保卫祖国。可我的这个梦也和我的大学梦一样破灭了。我只当了三年的义务兵。1971年2月我复员了。当我回到阔别三年的北京时已物是人非。北京还是三年前我离开时的那个样子，可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我的家于1969年搬到河北省保定市去了。和我有联系的战友和同学不是留在部队里就是上山下乡了。北京已无我落脚之地。我只好晚上借宿在宣武区武装部的办公桌上，白天浪迹在北京的胡同里。此时的我就像是个命运的弃儿，连上帝都把我遗忘了。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时，安琪儿竟奇迹般落到了我的肩头。我被大学录取了。开始我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深怕自己是在做梦。直到我爬上了北京化工学院派来接我们的大卡车载着我们驶进了北京化工大学的大门我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成了一名大学生，而且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届大学生。不过此时我内心深处还有点遗憾，这就是我们没经过高考。我暗自揣度此时的大学或许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很快我的猜测就被证实了。



1 我上学了 幸运

那个时候大学是按照部队建制编制的。我们合成塑料专业的学生一共 30 人编为一个排。负责的老师为排长，学生中出一个副排长。我们的排长姓王，叫王豪忠，是个男老师。我们的副排长也姓王，叫王秀华，是个女同学。全排分为 3 个班，各班都有一名班长。班长由学生担任。全排的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老师担任，是专业政治工作的负责人，行政职务是政治指导员。我们的支部书记姓代，叫代守振。

代指导员帮我把行李拿到宿舍。那是一个住了近 20 个人的大宿舍，里面住的全都是复员兵。一开始我还以为大家都是一个专业的同学。后来才知道，全系的复员兵都被临时安排在这里了。很快我们便了解到了我们这些复员兵为什么有这样的机遇，还没有分配工作就直接被分来上大学了。

原来在“文革”的初期，领导就决定把北京化工学院下放到外省市去。一开始是下放到了河南省，结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校址。后来又决定到广东茂名，因为那里有很大的石化企业，可是也没有合适的校址。就这样选来选去一直到了 1971 年年初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校址。可这时大学已经开始酝酿招生复课了。学院的领导就给北京市打了个报告，表示希望能回北京。没想到北京市很快就和化工部沟通好了。批准了北京化工学院的请求，并要求当年三月开学，争取成为首批招

收工农兵学员的院校。这时离全国统一开学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学院一方面紧急把还散落在外地的老师急速召回北京，一方面集中了尚在北京的老师下到北京市指定的区县工矿企业去突击招生。在招生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工农兵中兵学员的来源成了问题。总参认为北京化工学院所设置的专业与部队实际需要不对口。学员毕业后无法回部队按专业分配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做到学以致用。这在当时是不能被允许的，所以拒绝向北京化工学院输送现役军人学员。可在当时的形势下工农兵学员中只有工人学员，农民学员，而没有兵学员是不行的。眼看就要开学了，还招不上来兵学员。学院没办法只好给北京市委打报告说明情况，请示如何办。市委很重视这事。据说当时的市委书记吴德很快就把报告批下来了。并指示在当年的复员兵中招一些条件较好的作为兵学员。此时离开学仅剩三四天了。除去联系、准备的时间，实际招生的时间只有一两天。再具体到一个武装部也只剩一半天的时间了。由于复员兵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具体单位，又已离开了原来的部队，所以也没法搞推荐，只能是由招生的老师看档案选了。就这样，几十名复员战士一时间变成了大学生。以这种方式上大学的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当年招收的大学生中，我们这些人可能是最出人意外的，也是最幸运的。我又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我生是用自己的脚丫子给自己别出了一个大学生的名额。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大学梦竟是用这种方式实现的。

我们专业的学生大约一半来自北京近郊的区县，一半来自北京的工矿企业和街道。只有我一个人是当年的复员兵。其实我们中当过兵的还有一个人。他是去年复员分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今年又由厂里推荐上大学的。这样我们俩就代表工农兵中的兵了。我们专业有女同学22人，男同学8人，是当时学院中男生最少的专业。其中只有3名高中生。一名是党支部负责人之一，姓刘，也是六六年的高中毕业

生；另一人就是我；再有一人是个女同学，她是六六年高一的学生。其他的同学主要是初中生，从初三到初一都有。还有小学程度的同学。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同学之间的学历相差这么大，很快就明白了，原来在选拔大学生时几乎就没有把学历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



大学食堂 席地就餐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领饭票。这事由排里的生活委员负责。她向大家解释得很清楚，上级规定：凡是有五年工龄的学员一律可以带工资上学。工资由原单位发。工龄不满五年的或从农村招收来的学员一律发给 19 元 5 角钱的生活费。其中 15 元 5 角钱的饭票，4 元钱的现金。我们排只有个别人能保留工资，大部分人都要靠这 19 元 5 角

钱的补助来生活了。我一是工龄不够，只当了3年兵；二是也没有发工资的单位，当然也就只能依靠这19元5角钱生活了。这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毕竟上大学才是第一位的，只要有地方住，有饭吃就可以了。至于条件嘛则完全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当时吃饭是定量的。从农村和工厂来的男同学大多不够吃，还要家里贴补一点粮票和饭费。女同学基本上都够了，还有一些人吃不了。我基本上够吃。后来上级又调整了补助。统一补助改为三级补助。这三级分别是19元5角、17元5角、15元5角。家庭生活困难的和家在农村缺少现金收入的同学可申请19元5角的补助，家境好一点的可申请17元5角的补助，其他的人凡是没工资的一律保留15元5角的补助。申请的办法是个人申请，集体公议，上级批准。我自是只能领15元5角的饭票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消费标准，就是每月的各种花销不得超过3元。因为在上学前我曾见过父亲一面，我把当兵节余的钱都给他了。我认为大学给我的补助足够了。我用不着钱。可父亲一定要给我留下100元钱。开始我还以为这100元钱没用处。可没想到就是这100元钱解了我的围。这样我就可以用这100元钱度过我3年的大学生活了。当然衣物是不能添置新的了。不过从部队带回来的衣物还够我穿一阵子。放假回家还可以把我参军前的衣物找出来用。三年的时间不算长，一对付就过去了。

入学的第二天就举行了开学典礼，而后就是入学教育。入学教育主要就是端正上大学的目的，要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同时提出了要上好大学，管好大学，不让一个阶级兄弟姐妹掉队。从这个口号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农兵学员的队伍在入学时的文化水平是多么的不齐。刚一开学还没有上一堂课，上至学院的领导下至每个专业的老师就估计到了会形成有人掉队的局面。当然每个同学都表了态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一定不辜负工农兵

对我们的嘱托。高中的同学还一致表示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让他们也跟上学习的步伐。



教有所教 学有所学

入学教育后就是感性教育阶段。由于大部分同学都没有接触过化工，不知何为化工。只有少数几个同学是来自化工厂的。他们对化工有一些感性认识。因此根据理论源于实践，理性源于感性的观点，开课后的第一课就是到化工车间去，去具体地实践一下。好在我们系有自己的实验车间。我们就在实验车间开始了认识化工的实践。在实践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上有机化学课了。我们的第一节有机化学课就是在车间里上的。

我们用的教材都是老师临时编写的。“文革”前的教材都废弃不用了。由于准备的时间太短，以至于老师都没有来得及把整套的教材编完。只好由老师编完一节讲一节，编完一章讲一章，一边编一边讲。教材都是油印的，一片一片的。我还帮老师刻过蜡纸。老师编写教材也很困难。编浅了不像大学教材，编深了又有一部分同学看不

懂。我在高三的时候学了一点有机化学的知识。那点知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点科普知识。可这在我们专业来说就是掌握有机化学知识多了。入学后不久，一位留校当老师的“文革”前的学生送给了我一本她上学时用的有机化学书。这对于我来说是如获至宝。没事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看，居然基本上都能看懂。而且我还把每章后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基本上也都能做。有一段时间看书、做题就是我星期日最好的消遣。很快老师就发现我掌握了比其他同学多一些的有机化学知识。上课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件简单的事。随之而来也引起了一些小麻烦。当时要求老师在备完课之后，为了让同学们听得懂就要在讲课前先征求一下同学的意见。也就是先给少数几个同学试讲一下，看看他们能否听懂。我就成了老师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这样有些课我就不得不听两遍，浪费了我一些时间。可在当时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我还是和老师配合得很好。很快一部分同学就有意见了。他们提出，老师不能只征求学习好的同学的意见，这样不能代表整体的水平。我也认为他们提得对。可老师也确实为难。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才发现，往往是没听懂的同学还提不出具体意见。没办法只好是常常发大学的讲义，讲中学的课程。每当老师又从中学课程讲起时，我的思想就开小差。但我绝不敢迈出教室一步。那时如果你走出了教室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就会说你骄傲自满，脱离同学，看不起学历比自己低的同学，等等。若你只是思想上开小差，那就没人说你了。其实授课的老师也知道你思想开小差了，但他知道今天讲的你已经掌握了，再要求你认真地听也是为难你，也没这个必要。这时我常常想起家，想起父母，也常常想起留在部队的战友，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她。我已经有一些时间没给她写信了。再给她写信怎么开头呢？这确实是个为难的事。我一直在找机会，其实就是找个理由。

一天我正在学院里的路上一边走一边低头想事。突然一个人挡住

我的去路。我头也没抬就向旁边让了一下，可没想到她也向同侧让了一下。我再让她还站在我面前。不得已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高中的同学荣莉。我吃惊地问道：“怎么是你？”

她笑着说：“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再问：“你怎么在这里？”

她说：“你先别问我，我问你，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我来上学呀！”

她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上的学？”

我说：“这不刚开学嘛。我还没有弄清楚哪儿是哪儿呢。你是不是也来上学了？”

她没有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说：“今天晚上你到我家来一下，我有事要和你谈。”

说着她就把她家的地址给了我，然后对我说：“我现在还有事就不和你说了。今晚你一定要来。”

荣莉的态度使我感到很奇怪。她可是个爽快人，说起话来很少绕弯子。可今天怎么也说起没头没脑的话来了。况且还是久别后的第一次见面。我真有点琢磨不透。我看着她走远的身影还愣了好一会儿。

吃完晚饭我和班里的学生干部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忙忙地出了校园。按照荣莉给我的地址找了过去，这才发现她家就在我们学院的对面。走路也不过5分钟左右。当我站在她家门口的时候又有点犹豫了，真不知她要和我谈些什么。一想起下午她和我说话时满脸严肃的样子我还真有点怵。希望她要和我谈的事不要破坏这些日子我的好心情。最后我还是举起手敲了一下门。门里传来了问话的声音：“谁呀？”

我只答了一个“我”字。门“吱呀”一声开了。荣莉出现在门里。她冲我笑了一下。这一笑一下子把我紧张的心情冲得一干二净。

“进来吧。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我也笑了一下说：“你叫我来，我还能不来。”

她又笑了一下说：“算了吧。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我随着她进了屋子。在灯光下我发现她的脸上全然没有下午我们见面时那严肃的神情。她把我让到沙发前说：“坐吧，我给你沏杯茶。”

我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刚吃完饭。”

她说：“干吗那么客气，我们家有好茶。”

我随便问了一句：“叔叔阿姨在家吗？”

她笑着说：“你别紧张，家里就我一个人。他们都不在家。”

说着她就去给我沏茶水。其实我这个人对茶叶是根本分不出好坏的，再好的茶叶到了我嘴里也和柳树叶差不多。片刻她端着茶杯回来了。她把茶杯放在茶几上说：“泡一会儿再喝就出香味了。说说吧，怎么回事？”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便小心翼翼地问她：“你说的是什么事？”

“你还问我？我能关心什么事？还不就是咱们同学的事呗。你说吧，为什么不给人家写信？”

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她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写信而替她来问罪的。可是她又是怎么知道我们一直在通信而恰恰最近我又没有给她去信的呢？我感到有些纳闷。难道是她把我们之间通信的事告诉荣莉了？她们俩可是发小。可转念一想不会吧？我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我父母和我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她见我狐疑的样子就说：“告诉你吧，她给我来信啦。”

“什么？她给你写信了。她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瞧你急的，怎么就许她给你写信就不能给我写信。告诉你，我

们俩从小学起就是同学，我们是老同学了。”

“这我知道，她是不是在信中提到我了？”我想她一定是在信中提到我了，便不由地问。

荣莉把脸一拉说：“她骂你了。”

我的心一怔忙问：“她骂我什么？”

荣莉又笑了。她说：“瞧你那样子，又着急了。跟你开个玩笑。她没有骂你。她可不是那种在背后骂人的人。”

我问：“那她到底说什么了？”

她说：“她就问我知不知道你的下落，如果知道就告诉她。如果不知道让我帮她打听一下。”

我有点不相信地问：“就这些？”

她说：“这些还不够，你还想让她写一些什么。你又不是不了解她。不信你自己看。”

说着她把一封信放在茶几上。从信封上的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她的来信。信封瘪瘪的肯定里面只有一页纸。这也是她的风格。我怎么好意思看两位女同学的信。

我忙说：“我相信，我相信。”

她又把信往我面前推了一下说：“没事，看吧。”

我还是没动。我不好意思地说：“那你怎么找我呀？”

她瞪了我一眼说：“你还好意思问。都是你，净给别人找麻烦。你早点给她写信不就得了。你又没有给我写过信让我到哪儿去找你。不找吧，又不合适。我正在犯愁，没承想今天下午你就撞上我了。这回好了，不用我给她回信了，你自己给她写封信吧！”

“行，我回去就写。”我爽快地答应了。可没想到荣莉不答应。

她说：“不用回去写了，你现在就在我家写。”

她的口气有点不容商量。我笑了一下说：“我这不是没有带笔和